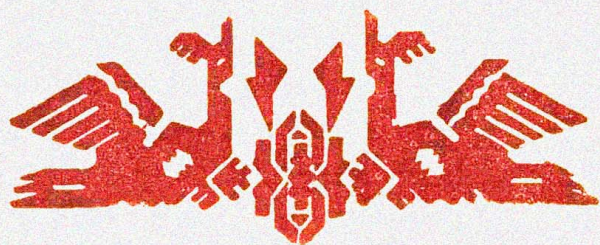


民間文学資料

第六集
(苗族古歌集)



中国作家协会貴陽分会籌委会
貴州省民族語文指導委员会 苗族文学史編写組編
貴州大学

中国作家协会貴陽分会籌委会印

前 言

本集所集印的是黔东南地区的部分苗族古歌。这些古歌大部分流传在凯里县鑑山、麻江、丹江一带，少部分流传在黄平县旧州、重安江一带。这些歌的内容主要叙述天地万物如何形成，人类繁衍和迁涉过程，以及过去一些社会纷争。除最后这一内容，即记载过去社会纷争而外，本集和第四集的内容都是大同小异。另外，本集“说古歌”和一些“开天辟地”歌在语言上与第四集不同，即后者是五言韵文，而且是问答体，而本集上述这些歌则是排偶句兼长短句不论的诗体。最后，本集第一首“说古歌”，基本上是过去苗族理老所唱的“理歌”，特别是第一部分，因它与第二部分同为一个歌手所唱述，为了保存民间歌手原作结构，我们不将它们割裂，而一併作说古歌集印于本集，以便研究。

一九五九年九月·贵阳

目 录

- 一、前言
- 二、說古歌（一）（ 1 ）
- 三、說古歌（二）（109）
- 四、开天辟地（一）（157）
- 五、开天辟地（二）（168）
- 六、开天辟地（三）（174）
- 七、山坡山岭（185）
- 八、鑄日月歌（199）
- 九、造日月歌（205）

說古歌 (一)

流傳地區：凱里縣麻江、爐山一帶

唱述者：麻江青曼鄉苗族歌手七十三老人龍喜傳

1957年2月

第一 部 分

(一)

喜歡道才來唱，
喜歡理才來說。
道在梨樹腳挖出來，
理在接植的柿樹腳挖出來。
挖道象綑布匹，
挖理象拖木條。
挖道象紵布，
挖理象牽紗。
後生少不了書，
姑娘離不了理。
獸腥還沒消失狗才哼，
獸氣還沒有消散狗才叫。
獸腥還散布在叢林，
山兔的氣味還蔓延在草坡。
媽媽不一定全會紵布，
爸爸不一定都會說古。
媽媽留下的布傘後代才去打，

爸爸留下的寶劍後代才去掛
糧倉毀了倉架在，
柱頭朽了屋樑存。
掛起漂亮的寶劍，
象漢族一樣的威武。
穿上花裙子象傣族一樣美麗
掛的象猿猴貌的刀鞘，
背的象穿山甲鱗的寶刀。
拿起明晃晃的寶劍，
握緊雪白的長矛；
亮得象油燈，
明得象迎春的松油火把；
明得象金貓貓^①的背上，
亮得象東升的太陽。
給耳朵生在五眼坡，
趾面龐長在五孔嶺。
給肚子能容很多話，
趾竹籃能裝很多菜。
喜歡道就得道來唱，

爱好理就得理来講。

花費精力来講，

耗費力气来唱。

唱的道坚如狗脚，

講的理硬象雞爪。

(二)

季节到来道随来，

新年来临理随到。

独株加麻树，

独棵枇杷木，

冬天也开花，

冬天开銀花；

七月开金花，

冬天如秋天，

冬月象夏月。

冬天不知砍柴火，

不知种谷物的季节。

爸爸不知种庄稼，

儿子不知砍柴火，

不会做庄稼养妻子和母亲。

去請汉族，

去找“呆亚”②；

只有那“計力”皇帝，

只有那“吉利”国王，

翻开柜底的文字，

揭开印房的書籍，

找到三犁的書，

遇到三耙的字；

找到过年的書，

遇到除夕的字。

銅鼓才喚醒地方，

木鼓才叫醒村寨。

大年就杀猪，

小年就杀鷄；

杀长距的雞，

杀长牙的猪。

家家打巴巴，

戶戶舂米面。

这样才隔旧年下龙潭，

才划旧岁进龙湖。

水边釘耙才去試耕田，

旱地鋤头才去試种地；

水边試銀耙，

旱地試金鋤。

渾水才进田，

谷种才入地。

蕨菜才綠滿山岭，

摘耳根③才长滿山谷；

蕨菜盖住枫香树根，

摘耳根遮住杉树脚。

旧岁就那样結束，

新年就那样来到。

(三)

道来到江树，

理抵达肖木。

要找道来唱，

要寻理來說。

道坐在龙角树，

理住在天仙屋。
道在高空太阳的心中，
理在夜空月亮的肚臍。
道是天上的人，
理是地下的鬼。
大家去不到，
我們的老人也走不到，
山鼠才去到，
“余力”④才走到；
抵时砍葛藤，
到时咬繩子；
去砍那銀藤，
砍中那道藤；
去咬那鼓索，
咬中那理繩。
道嘭地落下来，
理睬地掉下地；
落到橫山岭，
掉在小山坡；
山岭支不住，
山坡載不起；
落进“吾仿”婆婆的房間，
掉进“吾洛”婆婆的屋里。
房間主人“吾仿”才說，
屋子主人“吾洛”才講：
“我的房間少，
我的屋子小；
房間容不了墊草，
屋子容不下斗笠；
我的房間容不了道，

我的屋子容不了理。
落进竹子的房間，
掉进竹子的屋子；
房間墊銀片，
屋外箍金鍊；
太阳晒不会裂縫，
风吹不会裂口；
它家的房間才多間，
它家的屋子才多层；
它家的房間才容下墊草，
它家的屋子才容下斗笠；
它家的房間才容下道，
它家的屋子才容下理。”
水竹是仙家栽，
金竹是仙家种，
栽在田角落，
种在田坎上；
盖田坎吃飯，
遮魚塘吃魚。
爆发“宝基妮”的糾紛，
鬧起“鮑建塞”⑤的案件，
断案不是无报酬，
講理不是无代价。
要有“江”树做的道板，
要有“肖”树削的理片。
不知到哪里找“江”树做道木，
不知往何地寻“肖”树削理片。
“嘎桑”它去找，
“嘎桑”才找到；
“嘎揚”它去找，

“嘎揚”⑥才找到，
竹叶姑娘去訪到，
“容刊”⑦姑娘去問着，
芭茅叶姑娘去訪到，
“冬兌”⑧姑娘去問着，
杏花姑娘去訪到，
木薑花姑娘去問着，
大黃雄馬去訪到，
花斑雌馬去問着，
“桑号內”去訪到，
“罗冻引”去問着，
“波乎局”⑨去訪到，
遇道在銀洞，
遇理在盐坑；
銀洞有銀八百兩，
盐坑有盐八百斤。
用方口斧去伐桩子，
用弯刀子去砍树梢。
伐桩子响“乒”，
砍树梢响“局”。
拖来到門口，
杠来到家里。
杀只紫色母鴨，
舀壺黃色的美酒，
祝福老人，
祭老祖宗。
一根做水牛的“牛打脚”⑩，
一根做黃牛的“牛打脚”。
一根編魚簍，
一根編飯筐，

一根刻帳目，
一根記利息。
還有一根弯的，
弯的找銀子，
翘的找穿吃，
用它制成唱道的道板，
削成講理的理片；
用来断“宝基妮”的糾紛，
用来判“鮑建寨”的案件。
来取唱道的道板，
来要講理的理片。
拿当鋤头柄来握，
用作薅刀把来捏。
拿当砂石磨鋤口，
用作細沙磨薅刀。
用它搅水渾，
用它来記話。
外端值一两，
里端值一两。
交給寨老管，
送給寨老拿。
拿当云霧吞早露，
作为老人的理錢。
不讓木船翻，
不讓碓开裂。
船儿不添桨，
碓头不加契。
結束了“宝基妮”的糾紛，
結束了“鮑建寨”的案
件。

(四)

匆匆到渾河，
忙忙達黑水。
天上象塊鋼，
地下象塊鐵；
手拉着手相愛，
手挽着手相親；
手挽着手相沾，
手拉着手相貼；
一個的身子沉重，
生下地下的媽媽；
一個的身子沉重，
生下天上的公公。
住在天上的房間，
坐在天上的房屋。
公公從下游地方來，
婆婆從上游地方來，
腳踩地面成大地，
頭戴斗笠成青天，
“單妮”生“妮大”^⑩，
才生下“阿往妮”，
生下“阿沙娘”，
住在東方的屋裡，
住在西方的房間；
住在那有理的房間，
住在那聞名的屋子；
住在那保管銀錢的房間，
住在那保管糧食的屋子；
住在那吃飽的房間，

住在那穿暖的屋子，
住在那干淨的房間，
住在那清潔的屋子。
“單養”生“養大”
才生下“養”公公；
“單包”生“包大”
才生下“包”婆婆；
住在鋼壁房間，
住在鉄岩屋子；
遮住千個婦女的靈魂
護住百個兒子的生命
“單嗨”生“嗨大”
才生下“嗨”公公，
住在村子的旁邊，
住在村子的高處。
今後人們成家，
今後人們成雙，
請去寨腳做銅箍，
叫去寨頭做鉄箍；
遮住一千個婦女，
護住一百個兒子。
“單拉”生“拉大”
才生“定那”公公；
“單賽”生“賽大”，
才生“定賽”婆婆；
住在“多泥”山嶺，
住在“多抗”山坡。
“單亞”^⑪生“亞大”，
才生“荷榮”公公，
才生“荷亞”公公；

走下游开田，
去源头开塘，
住在熟米的地方，
住在丰盛的地方，
住在百度的房間，
住在有百只鵝的屋子。

“单堆”生“堆大”，
才生土地神，
住在山坳上，
住在山坡上，
今后人們会来請，
請去做寨脚的銅箍，
請去做寨头的鉄箍。

“单蔣”生“蔣大”，
才生那“沙蔣”，
才生那“沙送”。

“单逗”生“逗大”，
才生那“往逗”，
才生那“沙娘”。

“单辛”生“辛大”，
生那大汉“何辛”，
生那大汉“何夏”；
生那大汉定新年，
生那大汉定旧岁，
生那大汉定季节，
生那大汉定节气，
生那大汉定銀錢，
生那大汉定糧秤。

“单凹”生“凹大”，
才生那“雄凹”，

才生那“雄豆”，
生那造仓柱的“鳥挤”，
生那背袋子的“略尼”，
生那山葛籐“建里”，
生那山籐筋“利多”，
生那开山“拱格”，
生那綠树、木薑子，
生那下面的七条山谷，
生那上面的七个深淵，
生那七条山谷的鍋子，
生那七个深淵的蒸具。
公公杵着銀棍来，
婆婆杵着金棍来，
走到垢皮河，
来喝垢皮水。
生下“榜搖”媽媽，
走到“嘎釐”河，
来喝“，嘎釐”水，
生下“沙釐”爸爸。
公公杵着銀棍来，
婆婆杵着金棍来，
来戳穿大岩得水牛，
戳穿小岩得黃牛，
得來水牯和黃牛，
得來狗和猪，
得來雞和鴨，
得來白腰羊子，
得到白頸鵝，
得到野猪和泥猪，
得到野狗和山羊，

得到鴿子和岩鷹，
得到山鷹和天鵝。
每一季都在“凹因”地方，
每一早都在“脚召”地方，
來砍樹木吃樹葉，
來割綠籐喝清水，
吃多樹葉完，
喝多籐水盡，
哭聲象斑鳩，
啼聲象鸛鵲。
來到雞屎河，
挽起裙子涉雞屎河。
來到蜈蚣河，
蜈蚣水淋裙。
來到銀坑的房間，
進到金坑的屋子。
那“榜依”媽媽，
安旋在水牯的身上，
刻紋在水牯的角上，
四支有了四個旋，
才成四全的牛。
來到黑水河，
捧黑水洗頭。
來到白水河，
用白水洗臉。
來到“松郎”黃水河，
來到“松郎”渾水河，
“松郎”黃水漲起來，
“松郎”渾水流下來，
教雞兒下水，

雞兒不愿下，
雞兒瞪着圓溜溜的眼睛。
教鴨子上山，
鴨子不愿上，
它睜着干巴巴的眼睛。
心急如火燒，
心焦象油柴燎。
泥沙換大石，
兒子靠近父親，
妻子靠近丈夫，
黃牛靠近水牛，
狗靠近豬，
雞靠近鴨，
斑鳩靠近岩鷹，
山鷹靠近天鵝，
“掌干”鳥靠近布谷鳥，
相扶涉過“松郎”的黃水，
相拉涉過“松郎”的渾河。
越過斷腳岩，
跨過破頭溝，
來到水潭，
走進沙灘。
牽羊來斗角，
拉羊來打架。
羊斗角不爛泥土，
羊打架不碎沙地。
水牯喜歡銅鼓，
水牯喜愛皮鼓，
牛角生在眼皮上，
牛蹄長在腳掌：

“你撬不烂泥，
我撬才烂地。
你耙不松沙泥，
我耙才軟沙地。”
水牯真的撬烂泥，
黄牛真的耙松沙地。
淌过水潭，
越过沙滩，
来到瓜地，
进到蕨园。
多吃瓜瓜就完，
多穿蕨蕨就尽。
来到赤土岭，
进到紅泥坡。

“往都”才来議榔⑯，
“沙郎”才来規定；
用三个簸箕来議榔，
用三根繩子来規定；
“泥沙貼紧大岩，
儿子跟随父亲，
要拿稳弓索，
要握紧刀柄，
去了才发财，
去后子孙才繁盛。
誰忘了老人的弓，
忘記老人的宝剑，
去了短命，
去后早死，
去了葫蘆不长大，
去后葫蘆不成熟。”

議榔是父亲的古理，
規定成儿子的規章。
古理就从那黃水河来，
規章就从那渾水河来。

(五)

“沙蔣”和“沙雄”
他俩造月亮，
造月亮上青天。
他俩鑄太阳，
鑄太阳上云霄。
熔銀水进岩凹，
成了月亮的模型。
熔金水进石凹，
成了太阳的模型。
月亮的模型亮晶晶，
別人鑄时較小心，
他俩鑄时粗了心，
銀坩边沿溅銀水，
銀水滾下打着“妮”婆婆，
銀珠滾地成了星星；
飞揚飄洒的火灰，
成了天空的云彩。
撒星星上天空，
三千八万顆，
明亮的光芒照亮大地，
青年好走寨，
老人好溜街。

“沙蔣”和“沙雄”，
“沙屈”和“沙当”，

他俩扛月亮，
抬月亮上青天。
他俩扛太阳，
抬太阳上云霄。
肩上扛太阳，
手里一把钉，
右手握铁锤，
敲青天咚咚。
天空光溜溜，
让太阳去住，
太阳坐稳了。
“沙蒋”和“沙雄”，
“沙屈”和“沙当”，
他俩扛月亮，
抬月亮上青天。
肩上扛月亮，
手中一把木契，
右手执铁锤，
敲天空噼噼。
天上光滑滑，
拿月亮去栽，
没有栽隐当，
一头低来一头高，
月头和月尾，
月才有园缺。
现在只有一个月亮，
古时候有七个月亮，
七个月亮在青天。
现在只有一个太阳，
古时候有七个太阳；

七个太阳在云霄。
晒得树枝垂下头，
烧得青岩红透心，
石壁岩山全融化，
“洛来”地方几乎绝人烟。
“洛来”家非常气，
奋怒填胸膛，
气愤把话讲，
“取下神台上的弩，
用青藤缠好弦。”
扛起弯弯的弩，
握紧牢牢的弦，
跳到“科龙”岭，
不在“科龙”岭，
跳上浑水浪，
浪头水光亮晶晶，
身子伏在沙滩上，
抬头瞄准那月亮。
太阳刚出明晃晃，
马上起身扳弩弦，
弩把贴紧下颚边。
太阳还有一点气，
呕着口痰“嘅”“嘅”响，
掉进浑浊的水池，
落在冰冷的青苔水井，
落在青苔井，
浑浊池旁冷冰冰，
落在“脱寻”的地方。
用一两银子去赔，
用一捆稻子去赏，

河水干下去，
天地昏又暗。
黑了十七夜，
人心悶沉沉。
昏了十九天，
喂錯了鷄鴨，
喂錯了牲口，
你家我家的分不清。
開田互相拿錯了鋤頭，
睡覺互相搞錯了妻子，
你的我的認不清。
誰愛做生意？
誰才去跑生意？
蜜蜂愛做生意，
蜜蜂才去跑生意，
在場坝賣松明，
一直經營到半夜。
蜜蜂迂到月亮，
迂到柴火在山林，
迂見太陽在下游地方，
迂在河的下游，
下游河水快干啦！
蜜蜂迂見了，
蜜蜂才去問：
“你在这儿呀太陽，
我們的心變暗了，
昏暗十九天。
你在这儿呀月亮，
我們的心悶了，
昏昏沉沉十七夜。”

太陽发脾气，
太陽講了話：
“你們鑄成你們毀，
毀了你們又再鑄，
讓你們試一試，
嘗一嘗苦頭。”
蜜蜂去碰見，
蜜蜂轉來說：
“我喜歡做生意，
我去碰見了月亮，
碰見柴火在山林，
碰見太陽在下游地方。
人們要母鵝去喊，
母鵝不願喊，
踩母鵝在地上，
拉伸頸子一廛長。
教母鴨去叫，
母鴨不願叫，
一脚踩鴨在路邊，
鴨咀成了個扁咀，
成了個薄薄的咀。
野雞吃蕓菜，
家雞吃白米，
家雞身子一動，
翅膀“扑扑”响鷄棚，
野雞“扑扑”响山坡。
鷄叫十九聲，
太陽下來十九步。
太陽从那高山下來，
點來九把松油火，

九把岩松火把。
一把在山岭，
一把在山谷，
亮遍了山岭和山谷，
亮遍了草原和田野。
太阳出来男人好种地，
月亮出来妇女好做家里活，
灵巧的妻子有了三柜衣，
勤劳的丈夫有了三仓粮。
母亲会织儿女穿得青，
父亲勤劳儿子吃得饱。

(六)

“沙蒋”和“沙雄”，
脚踏赤山岭，
来到红土坡：

“来我俩鑄人呀，
来我俩造人吧。”

用枫香树来鑄，
取杉木来造。

鑄沒有鑄成，

造沒有造好，

放存赤山岭，

攔在紅土坡：

“今后我俩再鑄，

年后我俩再造，

用枫香树来起仓，

取杉木来造屋，

起門閭給妻子住，

造屋子給儿子居。”

用梨木来鑄，

取柿树来造，

鑄沒有鑄成，

造沒有造好，

放存赤山岭，

攔在紅土坡。

“今后我俩再来鑄，

年后我俩再来造；

要梨木迁根，

要柿树嫁接。”

用桃树来鑄，

取李树来造。

鑄沒有鑄成，

造沒有造好，

放存赤山岭，

攔在紅土坡：

“今后我俩再鑄，

年后我俩再造。

丢它在寨脚，

攔它在寨尾，

日后寨脚桃花开，

寨头李花笑，

有花給妻子，

有果誑娃娃。”

用銅水来鑄，

用鋼水来造，

鑄沒有鑄成，

造沒有造好。

銅水“噹噹”响，

銅水流进鼓里，

敷滿銅鼓的面。
鋼水“扛唐”响，
鋼水流进鋤頭口，
敷滿薅刀的口子。
敲击銅鼓，
唱着酒歌，
吃肉相搭肩，
喝酒相靠頸。
用銀水來鑄，
用金水來造，
鑄鑄真鑄成，
造造真造好，
銀兒子腰干硬，
金兒子身體棒。
七人扶才起，
七人放才睡。
殺雞它不吃，
煮蛋它不要。
放存赤山嶺，
攔在紅土坡：
“今後我倆再鑄，
年後我倆再造好，
用來打頸圈，
用來鑲碗邊。
打頸圈打扮妻子，
鑲瓷碗誑小孩。”
用稻子來制，
用廣菜來造，
制制真制成，
造造真造好。

用花帶來遮，
用花被來蓋。
遮了三天，
蓋了三夜，
媽媽拍着花揷帶，
孩子眨着眼睛，
媽媽拍拍手，
孩子眨眨眼。
殺雞桌上吃，
煮蛋桌面擺，
取名“阿剛倒”，
乳名“阿剛剛”。
今後他長大，
年後个子高，
胳膊長發達，
身體長強壯。
那當父親的“丘”，
天天坐不安，
夜夜睡不好，
白天發虐疾，
夜晚發高烧，
對“剛倒”兒子說，
對“剛剛”年輕人講：
“聽說那‘定那’公公，
聽說那‘定賽’婆婆，
他門有卜卦，
她家有‘卜叶’^①，
你倆去抽骨^②瞧，
你倆去卜卦看”。
那兒子“剛倒”，

那年輕人“剛剛”，

了心又了意，

無計又無法，

拉着水牯走，

拉到抽骨的場所，

牽達卜卦的地点。

水牯就來說，

水牯就來講：

“我是送禮的水牯，

我是揸犁的水牛，

我是拉耙的水牛；

干活你們起倉裝，

做肉你們打桶盛；

• 干活養你們的妻子，

做肉養你們的兒女；

不是給兒子抽骨，

不是給年輕人卜卦。”

放走了水牯，

拉上那黃牛，

拉到抽骨的場所，

牽達卜卦的地点。

黃牛就來說，

黃牛就來講：

“水牛牠給禮品，

黃牛我給禮錢；

我也揸鋼犁，

我也拉鉄耙；

干活你們起倉裝，

做肉你們打桶盛；

干活養你們的妻子，

做肉養你們的兒女；

不是替兒子抽骨，

不是給年輕人卜卦。”

放走了黃牛，

拉上那懶豬，

拉到抽骨的場所，

牽達卜卦的地点。

懶豬就來說，

懶豬就來講：

“我是一天增一錢，

我是一天長一兩；

替你們塞苛捐，

給你們頂雜稅；

不是替兒子抽骨，

不是給年輕人卜卦。”

放走了懶豬，

拉上那家狗，

拉到抽骨的場所，

牽達卜卦的地点。

家狗就來說，

家狗就來講：

“我幫你們看守千斤糧倉，

替你們看守百斤禾架，

不讓窗子通，

不許米倉漏，

不是替兒子抽骨，

不是給年輕人卜卦。”

放走了家狗，

拉上那鴨子，

拉到抽骨的場所，

牵达卜卦的地点。

鴨子就來說，

鴨子就來講：

“水路當你們的馬腳，

陸路當你們的跑腿，

駝你們妻子的千個魂，

揷你們兒子的百條命，

不是替兒子抽骨，

不是給年輕人卜卦。”

放走了鴨子，

拉上那家鷄，

拉到抽骨的場所，

牽達卜卦的地点。

家鷄就來說，

家鷄就來講：

“同一個祖公的子孫，

同一個祖太的後代，

一起涉過江水，

一起越過山坡，

站着同樣有一抹高，

坐下同樣有一拳矮，

九個也推，

十個也奈，

你們給我水振作精神，

送我米鼓足勇氣量，

我扛布片走，

我挑布絲①去：

我說山神就是山神，

我說白虎就是白虎②，

我說野鬼就是野鬼、

我說家神就是家神。”

那兒子“剛倒”，

那年輕人“剛剛”，

爬過赤山嶺，

越過紅土坡，

走到下游造人的地方，

去到上游造鬼的地方，

走到下游太陽的地方，

去到上游月亮的地方。

沿着銀梯登上去，

順着金梯爬上去；

鑽烏雲，

上青天，

去到“刀南”山嶺，

“刀筐”山坡，

走到“定那”公公家，

去達“定賽”婆婆屋。

對“定那”公公講，

對“定賽”婆婆說：

“我那‘丘’父親，

天天坐不安，

夜夜睡不好，

我倆來抽骨，

我倆來卜卦。”

他倆在抽骨的場所抽骨，

他倆在卜卦的地点卜卦，

沒有取得好的結，

沒有得到吉利的卦。

沒有取得綢子的結，

沒有得到緞子的卦。